

惊蛰的回响

□南京 魏鲁

二十四节气中,最富有生机的一个该是惊蛰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二月节,万物出乎震,震为雷,故曰惊蛰。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

请想象一下,春雷乍响,蛰伏的虫豸俱被惊动。沉睡的生命被唤醒之后,生命力由大地深处向上奔涌,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出蓬勃的律动。这勃勃生机一扫冬日残存的枯寂,为人间铺开一幅鲜活的春日长卷。这个时节,桃始华,仓庚鸣,鹰化为鸠——自然以最精微的刻度校准着生命节律。所以,惊蛰是天地间一次无声而浩荡的契约重启,大概也因为此,惊蛰在古时候叫“启蛰”,取“开启蛰伏”之意。直到后来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更名为“惊蛰”。

我们农耕时代的祖先既勤劳又富有智慧,每一个节气都与农事紧密相连,每一个习俗都充满生活的烟火气,充满对未来的美好寄望。惊蛰亦然。

我记得年幼时北方的生活,惊蛰的日子是香气四溢的。

先是母亲拿出早就备好的艾叶,这艾叶还是去年夏天晒干的。再配上前些日子雪化后折来的柏树枝。母亲舍不得伤害

树,专挑干枯的,但两三枝里总还有一枝透着老绿。她将艾叶与柏枝捆扎成束、点燃,待冒出青烟,便开始在每间房屋的屋角、门口,还有窗后缓缓游走。那微苦而清冽的香气,氤氲着驱邪纳吉的古老祈愿,在关门闭户的房间内弥漫开来。母亲说,惊蛰已到,躲进墙缝里的虫蚁该醒了,烟熏一熏,它们便乖乖逃出去了。而且北方天寒地冻,过冬时房屋密闭,积攒了整冬的浊气烟尘。只有这一束艾柏青烟,才能将一冬沉滞无数驱散。我很喜欢熏完后房间的味道。母亲撕去窗户的封条,推开门窗,清冽的风穿堂而过,卷去烟尘,独留淡香,仿佛把整个初春的澄澈都凝在了空气里。

我其实挺怕的,怕那些睡醒的虫儿有的偷偷留下,或者会去而复返,在夜间偷袭我的床铺,毕竟此时户外还寒意料峭。母亲便把艾绒、丁香、花椒细细碾碎,装进碎花布缝成的香囊,放在我的枕旁。那淡淡药香中带着微辛的暖意,让我夜夜安眠。

惊蛰的香是带着响动的。除了那些被雷声惊醒的虫豸窸窣爬行、振翅的微响,屋檐冰凌坠地的脆声,更响的是母亲炒锅里的噼啪作响——早起就被盐水泡了的黄豆,此刻正在铁锅里翻腾跳跃,豆皮炸裂如春雷初绽。一股焦香缓缓弥漫,让锅边的我垂涎不已。母亲铲出第一勺酥脆的豆

子,递给我:先尝尝,剩下的留着晚上一起吃。

我把一颗滚烫的豆子放进口中,酥脆裹着咸香在齿间迸裂,带着暖意直抵心尖。我吃得香,母亲却是怅然。她说在她山东老家,惊蛰这天不炒豆子,而是要在大院里支起大灶烙薄饼。这是因为,借着这烟火可以驱赶害虫,没有了害虫,庄稼才能安稳地生长,才能有个好年景。母亲还说,外祖家有个铁模,专门烧热了给饼上印图案,可好看了。

那时我不懂母亲的乡愁,只纠结于烙大饼和炒豆子的区别。母亲笑了,说:你没听见炒豆子的噼啪声?像什么?像不像虫子在锅中蹦跳的声音?这是除百虫呢。我恍然,原来这噼啪声是春雷的余韵,是虫豸溃逃的信号。可转头间,却见母亲低声喃喃:老家种的是麦子,这里豆子多啊……看着她脸上那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,我突然觉得嘴里的香味多了一丝咸涩。如今我也是远离故土之人,方才回味出母亲当初的思乡情怀。

窗外,江南的柳已悄然抽芽,北方的田野,当是还覆着一层薄薄的霜色。母亲早已不在,但惊蛰的香气却仿佛穿越时空,年年如约而至——艾叶的清苦、香囊的药辛、炒豆的焦香,裹在春风捎来的信笺中。

香雪海探春

□苏州 徐建平

春日迟迟,风软光暖,吃过中饭,同事张厂便开车载着我,直奔太湖光福的香雪海而去。

车子刚靠近景区,就被堵在了路上,前后车流望不到头。等了足足半小时,交警示意景区内已无车位,我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的空地上。沿着蜿蜒的小路步行入山,不过一刻钟的工夫,香雪海的轮廓便在树影间渐渐清晰。

等踏入香雪海,眼前是一片人的海洋,更是花的海洋。花丛间,蜜蜂正忙碌地穿梭着,它们振动着透明的翅膀,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,时不时停在花蕊上,把细长的喙探进去,贪婪地吮吸着花蜜,那模样,竟比游人还要沉醉。

望着漫山遍野的梅花,忽然想起这“香雪海”的由来:康熙三十五年,江苏巡抚宋荦在此赏梅,见漫山梅花如雪,暗香浮动,便提笔写下“香雪海”三字,镌刻在崖壁上,从此这里便成了江南赏梅的胜地。其实光福种梅的历史更久,早在秦末汉初就已开始,两千多年来,梅林从邓尉山渐渐蔓延到周边,到了明代,已是“衍亘五六十里,窈无穷际”,难怪明人姚希孟要说“邓尉梅花甲天下”。

康熙曾三次驾临,乾隆更是六次来此探梅,两位皇帝留下的19首诗作,如今刻在碑上,陈列在香雪园中。我在园子里寻到了乾隆的御碑,碑上“临湖”二字清晰可辨,想来如今的临湖镇,名字便是从这儿来的。

越往梅林深处走,花香越浓。一棵苍劲的墨梅下,围了不少人,原来是位画家在写生。他面前的画板上,墨色的梅枝已初见雏形,旁边的小朋友们看得入了迷,有个孩子忍不住伸手去舀砚台里的墨汁。看着他们的模样,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总爱盯着大人的砚台,偷偷舀墨玩。

墨梅的枝干旁,几位姑娘正摆着姿势拍照,她们穿着鲜红的衣裳,在墨色的花枝间笑得明媚,倒像是要与梅花比一比谁更动人。不远处,一对母女也在花树下留影,小姑娘熟练地爬上梅枝,对着妈妈喊:“去年我也在这棵树上拍过照!以后每年都要来!”妈妈举着相机,笑着按下快门,把女儿的笑脸和满枝梅花一起定格。

张厂在一旁喊我:“快上山去,山顶能看到全景!”我们沿着石阶往上走,越往上,视野越开阔。到了山顶的观景台,眼前豁然开朗:漫山的梅花如海浪般起伏,红的似霞,白的似雪,风一吹,花影晃动,真像是一片涌动的“香雪海”。观景台上,还看到几位外国友人,看着眼前的美景连连赞叹。张厂也来了兴致,让我给他拍了张照片,照片里,他站在花海前,笑得像个孩子。

下山时,夕阳已经西斜,把梅花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其实生活里的烦恼,就像这春日的薄雾,在这样的花海面前,总会慢慢消散。若你也有不开心的事,不妨来这香雪海走一走,让漫山的花香裹着你,让枝头的春色治愈你,这才是春日里最该做的事啊!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投稿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

老家院里的树

□兴化 朱秀坤

老家的庭院里,是有树的——那时,谁家院里没有树?村前屋后,田间地头,连厨房、猪圈眼前都是树。炎夏时节,大人们喜欢到小巷尽头的那棵古槐树底下乘凉,捧一粗瓷大碗,碗里堆着高高的山芋饭和几块咸鱼干,就着张家李家的短闲话,咀嚼得有滋有味。

我家院里有三棵树:桃树、楝树和桂花树。桃树不大,年年开花,一树的春光灿烂。花开的日子,小小的院里都是艳艳的红。花落了,结果却不多,又是毛桃,被鸟雀吃了不少,能长大的也就三五只,也就乒乓球那么大,却异常的甜。

楝树也有樱桃般大小的果实,苦的,不能吃,是我们打弹弓时的子弹。楝树的造型好看,有着松树般的英姿,树冠极力张开,叶子也疏朗,阳光透过来,洒下一地的斑驳。我喜欢搬张凳子树下写作业、看书,直到暮色升上来,母亲喊我吃晚饭。楝树可以驱虫,夏天便摘了楝树叶,稍稍晒一晒,点着了,一缕缕青烟,一股特别的清芬,用来熏蚊子。我们就躺在离楝树不远的凉床上,听父亲讲济公和尚的故事,讲岳飞大战金兀术。楝树是可以

逛庙会

□南京 练红宁

春节一过,庙会登场。我的家乡叫徐家埭,离周边几个乡镇大集都不远,离泰州城三十六里。

里下河是水网地带,出行要经过多次摆渡。划小船去赶庙会时,就像现在小车停在村头堵成一条线一样,那时到晚连靠船的地方都没有,停得比较远还得走一段路。划小船赶庙会,虽然比走路慢时间长,但双桨划船毕竟不需要大家费力步行,采购的物品也不用背在身上,因此奶奶常常借条小船,划着带我们一起去赶庙会,天不亮就出发,回来也是傍晚夕阳西下了。

农历三月三、四月初一赶庙会,街上人挤得水泄不通,吴堡的米藕、小纪的馄饨、里华的面条,让我至今留有舌香。我跟吴堡还有特殊的缘分,那是妈妈的故事,小时候我跟她到吴堡南边吉舍河滨的自留地上收过黄豆,姨妈家也嫁在吴堡西边的团结渔村,我们走亲戚曾住在他们家

打家具的,很结实,且不蛀,我家的小饭桌和几张板凳全是楝木的。

桂花树是我种的,那年上高中,在镇上买的,有蟾宫折桂的意思,希望自己考个好学校。树在我的精心照料下活了,我却落榜了。第二年,桂花开了,是棵金桂,满院清香,月夜里尤其沁人心脾。母亲特意收了桂花,用白糖渍了,说是可以包桂花汤圆,还可以做桂花糖。那年母亲真的为我做了几次桂花汤圆,逢我从复读的学校回家。冬天里,桃树、楝树都成了光秃秃丫,唯有桂花树在白雪纷飞中依旧一身浓绿,格外抢眼。

后来当兵了,到了关外塞北的军营,每次探亲归队的列车上,经过一个叫“三棵树”的小站,总会想到有三棵直指青天的挺拔大树,那是三棵什么树呢?是不是如我家老院里的桃树、楝树和桂花树?一股浓烈的乡愁就会袭上心头,不知那时的父亲正干些什么,母亲会不会还在倚门翘望?

许多年后,父母亲都不在了,我也安家到了城里。这个草长莺飞的春天里,我多想种树,不多,就三棵,像老家院里一样。

的渔船上,小虾子和银鱼没少吃。

离开家乡参军40多年了。偶尔回去也是来去匆匆,家乡的变化沧海桑田,我们乡不仅变成镇,更与另一大镇合并,侄子也在镇上开了一家牛肉铺,是当地的网红店铺,不仅卖牛肉,也兼卖牛肉面条,早餐时顾客常常是来了一轮又一轮,满满当当,排队等座,主要是他煮的牛肉的那种脆酥感是别的地方不易尝到的。小两口还借助抖音做生意,粉丝也有10万+,牛肉通过网上卖到城里、外市甚至外省,成了小有名气的创业带头人。

后来听说,村上的庙会恢复了,是农历二月二十六。那次正好是周末,专门赶回去看了看,村委会门前的大舞台有戏看,主街两侧摆满了小摊,有吃的有穿的有玩的还有农具种子等,真是热闹。当然,比起小时候外地镇子上的大庙会还是缺了点人气。



青石街1593号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陪父聊天

□南京 衡德贵

农忙过后,父亲从河南老家跑来看我。这么老远,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,舟车劳顿来南京,我有点感动,也有点心酸。

父亲颇有些老态龙钟了。他的背明显驼了,个头也矮了许多,眼睛似乎变小变细了,不大能睁得开。但他一见到我,还是一副精神头很足的样子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,尽管工作很忙,我还是抽出时间多陪陪他。陪他到商场里买几件衣服,陪他到公园里走走,陪他在家坐坐。一旦坐下来,他便打开话匣子,一遍遍细数过去的日子。常谈起当营长的爷爷,讲爷爷身上伤疤背后的英勇故事。也会谈起我,从儿时的调皮到后来当兵十几年光景的点点滴滴,其中的酸甜苦辣,惆怅与欣喜,一件不落。当然,也免不了谈起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……

许是人老了,我明显感觉到父亲在情感上对儿女们愈加依恋了。一日到超市,父亲像孩子似的要我买“杏仁露露”喝。我有点想笑:孩子小的时候,向父母邀宠;父母老了,也会向孩子邀宠。这与三十年前父亲带我到供销社买糖果的一幕何等相似啊!也许,这是人生爱的轮回吧。

记得在我刚步入军营的那些日子里,每隔月把,父亲总要老远地骑车到县城给我打一次电话。虽不为什么急事,却每每给他以莫大的慰藉。五年前,家里经济稍微宽裕了一些,父亲就急忙在家里装上一部电话。不为别的,只为与我联系方便。其实,每次通话父亲叮嘱我的无非两件事:一要保重身体;二要在部队好好干,为家乡争光。

这些年来,无论电话还是面谈,每当父亲提起过去的日子,我总是静静地听着。虽然那些事情我已经听过多遍了,但我深深理解父亲的心情,极力地配合着他盎然的情绪,时而插一两句话,逢到兴头开怀一笑,以此来抚慰他内心的孤独。我想,就是这些往事,陈旧而温馨,传递着我们父子之间的爱,维系和寄托着父亲对军人的那份情结。